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世界著名惊险侦探推理小说

鬼足迷案



(英) 阿·柯南道尔/著

前 言

阿·柯南道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近百年来世上最畅销的书，他创作的福尔摩斯这个形象，深受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

柯南道尔 1859 年生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他 1886 年写作《血字研究》开始，到他 1930 年去世，他共创作过 60 多篇以私人侦探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结集出版时，取名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他机智、勇敢，极富正义感，破起案来精力过人，特别擅长缜密的逻辑推理。无论案子多么复杂，只要他叼起烟斗、转动脑筋，所有的疑难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情节曲折离奇，结构严密完整，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其境，爱不释手。

我们编译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尊

重原作的基础上，尽量使语言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使读者能够很轻松地进入福尔摩斯的惊险、刺激的世界。



福尔摩斯大偵探

内 容 提 要

福尔摩斯因病不得不到波尔都海湾去休养，但闲不住的他又在当地接手了《鬼足迷案》这桩案子。身体恢复后，他又破获了一系列案子——《最后致意》、《皮肤变白的士兵》、《王冠宝石案》、《显贵的主顾》和《三角墙山庄疑案》。罪犯的天敌——福尔摩斯又生龙活虎地开始了行动。

目 录

鬼足迷案 (1)

阴险毒辣的摩提墨为了掠夺所有家产，他残忍地谋害了他的妹妹和两个兄弟，然而他又被人谋害致死。案中案，扑朔迷离。

福尔摩斯侦破推理，破获了这桩复杂怪诞的奇案。

最后致意 (51)

冯·波克是德国政府派驻德驻英使馆的间谍，他伪善狡猾，手段高明，偷窃了英国很多机密情报，而英国政府一直束手无策。

福尔摩斯临危受命，肩负着为国雪耻的重任，他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

显贵的主顾 (83)

杀人恶魔克罗纳精心乔装，骗得英国著名上将梅恩将军女儿维傲兰·梅恩小姐的芳心，准备结婚。

梅恩将军为了揭穿克罗纳虚伪的面纱，不惜一切代价请福尔摩斯搜集克罗纳的罪证，一场秘密的斗争展开了。

皮肤变白的士兵 (120)

退役战士詹姆斯·多德四处打探战友戈弗雷·爱姆士沃施的下落。原来，戈弗雷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误入了麻风病院，当他知道情况后，真以为自己得了麻风病，心理压力特别大，上演了一幕幕闹剧。

福尔摩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神秘地治好了戈弗雷的病。福尔摩斯开出的是什么“药方”呢？

王冠宝石案 (162)

英国皇室珍宝王冠宝石在一个夜晚不翼而飞，整个皇室为此震惊。

英国首相秘密会见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担当起调查此案的重任。

福尔摩斯多方打探，不顾危险，只身勇闯虎穴，和凶残的盗贼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三角墙山庄疑案 (197)

麦伯力太太的儿子突然暴死，她的庄园又受到一伙不明身份者的监视。麦伯力太太身处险境，危急关头，福尔摩斯神秘出现，他让麦伯力太太知道了一切内幕。

鬼足迷案

我经常会把我和福尔摩斯一起经历过的奇闻怪事记录起来。因为他自己对抛头露面十二分地厌恶，所以我在记录过程中经常要面对他给我带来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困难。他性格独僻，很内向，不合群。他每次成功破获案件后，最使他高兴的莫过于将侦破的最后结果交给那些正规的警察官员，然后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听着那些夸张的恭维话语。正是因为我的老朋友的这种独特性格，才使我在这几年里极少发表案情实录，我必须再三重复申明的是，我并不缺乏奇趣的素材以及曲折的故事情节。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其中的几次历险，对于这种珍贵的机会我不得不小心行事，三思而后

行。

上个礼拜二，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福尔摩斯寄来的一封电报——福尔摩斯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干净利索，只要有地方发电报，他从来就不写信——电文是这样的：

为何不发表可尼西恐怖案？那是我办的最奇特的案件。

我搞不清楚我的这位老朋友怎么会突然想起这起案件的，我也不明白他的脑子现在又在想些什么东西，他现在竟然允许我发表这起案件。于是我飞快地赶在他来反悔电报之前找到了那个有点灰尘的笔记簿——里面记录了案件的详细情节——我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

1897年春天。福尔摩斯因为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原本健康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但是他自己却经常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这样他的身体已经快要病到极点了。那年三月，哈里街的黑·阿噶医生和福尔摩斯的第一次戏剧性见面，我在后面会再作补充。黑·阿噶说，如果这位著名侦探想让身体回到原来的健康状态的话，那一定要先放弃一段工作时间，老实地疗养。但是福尔摩斯根本不在乎自己的

身体状况，因为他的思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来他也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将来可能真会无法再工作了，于是他作了一点让步，同意改变环境，换换空气。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那年的早春，我们一起来到了可尼西半岛，住在坡尔都海湾的一座小别墅里。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它非常适合福尔摩斯那冷傲的性格。我们住的这幢小别墅刷得非常白，高高矗立在有茂密树林的海岬上。我们可以俯视蒙兹湾那险恶的半圆形海湾，黑黑的悬崖和海浪拍打的暗礁是船只的死亡陷阱，无数水手在这个海湾丢了性命。可是当北风轻轻吹来的时候，它又是那么出奇的平静，像一块天然的屏障吸引着被海上大风暴折腾的船只前来避难停泊。紧接着，海湾会突然掀起一阵狂暴的西南风，拖起船只的铁锚，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展开了。这是一个阴森的半圆形海湾，它潜在的危机总是让那些精明的海员早早地远离这个邪恶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靠近陆地的这面也和那个半圆形海湾一样阴森险恶。这一块地方沼泽到处都是，非常冷清昏暗。因为有一些高耸的教堂钟

楼，所以能够证明这里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沼泽的周围保存着某个早已灭绝的种族的遗址。只有这些古怪的石碑和埋着死人骨灰的土丘以及喻示着史前战斗的奇特土工事，才能够证明它们或者他们曾经存在过。这个地方的内在魅力和外在神秘，再加上那些被遗忘民族的邪恶气氛激起了福尔摩斯无比丰富的想象。他经常在沼泽地这一带长途漫步，独自沉思。可尼西古语也强烈吸引着他的注意力。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曾经推断过某种语言和加勒底语有着某种联系，他推断的根据是那些做锡器生意的腓尼基商人。他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打算全力研究这些哲学理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遗憾而福尔摩斯却感到无比高兴的事情——就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发生的这起案件，它远比让我们离开伦敦的原因更加紧迫更加神秘莫测更加引人入胜。我们平时简朴、平静而有利于健康的生活被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卷入了这一系列事件之中去了。这些事情不仅在科瓦尔地区引起了震惊，而且还轰动了整个英格兰西部。我的读者们对当时被称之为“可尼西恐怖事件”的案子可能还有点

印象，不过当时伦敦新闻界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很不全面。现在，在这起案件过去了十三年后的今天，让我来向各位披露这一起惊人案件的详细情节吧。

我已经说过了，科瓦尔一带散布着很多标志古老村落的教堂钟楼。雀丹尼可·沃尔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村庄。几百个村民住在这些长满青苔的古教堂四周，教区的牧师名字叫朗黑。因为他也喜爱考古，所以福尔摩斯才结识了他。他是个神态慈祥、身体发胖的中年人，非常喜欢研究当地民俗。他曾经邀请我们到他的牧师住宅喝茶，在他的住宅里面，我们又认识了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他没有结婚，一直一个人生活，他在牧师那宽敞而陈旧的房子里租了几间，这样帮助了这位穷困的牧师。朗黑跟他的房客交情不是很好，但是他愿意租房子给摩提墨·特瑞庚尼思。摩提墨身体十分消瘦，皮肤黑黑的，戴着一副眼镜，一直都躬着身子，给人一种畸形佝偻的印象。我们在朗黑牧师住宅里喝茶的时候，牧师不停地说不完没了，但是他的房客却显得格外内向忧郁——他神色凄然、沉默不语，显然沉浸在自己

的心事中。

三月十六日星期二那天早晨，我们刚吃完早餐，正在抽烟，准备像平常一样到沼泽地去长途漫步。这时，朗黑牧师和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神色匆匆地闯进我们的房间。

“福尔摩斯先生，”朗黑牧师的声音异常激动，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而又凄惨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碰到或听说过这种事情，幸好你还在这里，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有点生气地瞪着这个不打一声招呼就闯进来的不速之客。但是福尔摩斯却好像一只听到了追捕命令的老猎犬，充满斗志地坐在那里，他从口中抽出了烟斗，移了移身子，坐直了。他的手朝沙发上一指，我们这位惊魂未定的牧师和他那位神色焦虑的房客一起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看上去要比朗黑克制些，但从他那颤抖的瘦手和那双发亮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们俩的心情是一样的。

摩提墨·特瑞庚尼思问朗黑：“我先说还是你先说？”

福尔摩斯说：“嗯，这件事情是你先发现

的，不管这是一件什么事情，牧师是从你那儿听来的，还是由你来说吧。”

我瞥了他们一眼，看得出来牧师的衣服是急急忙忙穿上的。而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却穿戴整齐。他俩听了福尔摩斯简单的推理后表现出来的十分惊讶的神态把我逗乐了。

朗黑说：“还是我先说几句吧，这样你既可以决定要不要听特瑞庚尼思先生的详细说明和补充，也可以决定有没有必要先去案发现场调查一番。我首先说明，我们这位朋友昨天夜里是和他的两个兄弟欧文和乔治以及妹妹布仁姐一起在家里度过的。他们家住在雀丹尼瓦沃萨，就是靠近沼泽地那个古老的石头十字架的那一幢。十点刚过他就离开了，但他的兄弟和妹妹还在餐桌上玩扑克。他的身体很棒，精神也很好。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所以今天早晨还没有吃早饭，他就朝那个方向散步去了。他在路上恰好碰到了里查德医生的马车。里查德医生对他说有人请他去雀丹尼可沃萨看急诊。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就自然而然地跟他一起去了。等他到了雀丹尼可沃萨村，他立刻发现情况异常。他那两个兄弟和妹妹坐在桌边，

坐姿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扑克也还摊在面前，但是蜡烛已经烧到了尽头。布仁姐已经死得硬梆梆了，她身边的两个哥哥却坐在椅子上又笑又叫又唱的，都疯了。死了的女人和疯了的男人，三个人的脸上显现的都是十分恐惧的表情，那种惊恐万分的样子让人简直不敢正视。房里面除了老厨娘兼管家潘特太太来过外，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外人来过的痕迹。她说她整个晚上睡得很熟，不知道房里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她一直睡在床上，没有离开半步。我们根本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可怕恐怖的东西，居然吓死了一个女人，吓疯了两个健壮的男人。我除了知道这些情况外，再也知道其它什么事情了。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我是不想让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状况的福尔摩斯参与这件事情的，因为这样对他的健康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一看到他那副紧锁眉头、一丝不苟、全神贯注的神态，我就知道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思索着这起的确很奇怪的案件。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答应你们，我的朋友，我会调查这件案子的。从表面上看，这起案件的性质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你亲自到了现场没有，朗黑？”

“很抱歉，我没有到案发现场。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一到我家说完这件事情，我就拉着他往你这儿来了。”

“案发现场离我们这儿有多远？”

“从笔直的小路上走大概一英里左右吧。”

“我们不要再坐在这里了，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吧！喔，等等，我还要问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几个问题。”特瑞庚尼思先生虽然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上很镇静，其实内心很混乱。他坐在朗黑的身边，浑身都很不自在。他的脸色苍白，忧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福尔摩斯，他那双枯瘦的手相互交叉在一起，他在听朗黑讲述自己家人惨遭横祸的时候，没有血色的嘴唇在不断地颤抖，目光中折射出对现场的恐惧和惊慌。

“你随便问吧，福尔摩斯先生，”他迫切地说，“虽然说起来很伤痛，但是我会毫不保留